

中国私家藏书

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五美缘
跨天虹

〔清〕

佚

名

著

〔清〕

鹤林斗山学者

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藏

書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208976330

I242

Y539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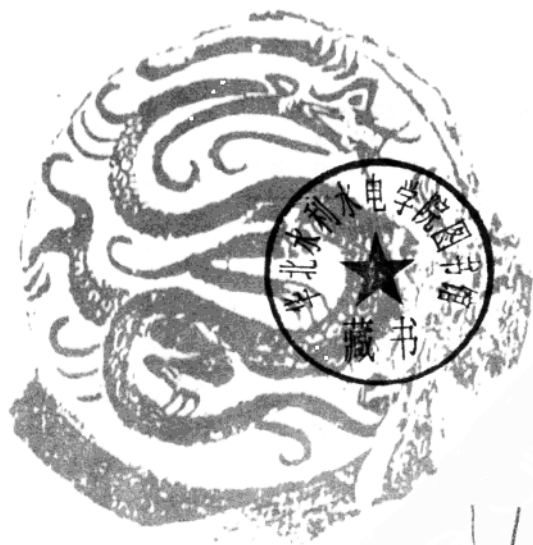
五美缘

中国私家藏书

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〔清〕佚名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897633

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私家藏书·古典文学珍稀文库 / 禾阳, 张银堂主编. —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1.1

本书包括《粉妆楼》《红风传》《新民公案》《九命奇冤》等 48 部。

ISBN 7-5385-1824-X

I. 中... II. ①禾... ②张... III. 古典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 IV. 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5229 号

中国私家藏书·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五美缘 (清) 佚名 著

跨天虹 (清) 鹭林斗 山学者 著

出 版 者◎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◎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电 话◎0431-5640624

印 刷◎长春新华印刷厂

开 本◎32(890×1230 毫米)

印 张◎11.75

主 编◎禾 阳 张银堂

责任编辑◎安春海

封面设计◎龙震海

版式设计◎王咏梅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85-1824-X/T·350

全套定价:486.00 元 本册定价:18.00 元

第一回 钱月英酬神还愿 冯子清误入桃园

五
美
錄

词曰：

蜗角虚名，蝇头微利，算来着怎干忙。事皆前定，谁弱又谁强？且趁闲身未老，须放我，些子疏狂。百年里浑然是醉，三万六千场。思量能几许，忧愁风雨，一半相妨。又何须抵死，说短论长。幸对清风皓月，苔茵展，云幕高张。江南好，千钟美酒，一曲满庭芳。

话说这部小说故事，出在大明正德年间。自从武宗皇帝以来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这也不在话下。单讲浙江省杭州府钱塘县，有一世宦，姓钱名铎，表字自由，官拜两广都堂之职。夫人马氏，所生一男一女，公子名林，字文山；小姐芳名月英。兄妹二人，勤心苦读诗书，学富五车，外面人皆称为才子、佳人。不幸老爷去世，夫人领了子女，扶柩回归故里，送入祖茔。公子早已入学，却不好游戏，终日在家与妹子吟诗作赋，孝敬母亲。夫人见他兄妹二人，早晚侍奉殷勤，满心欢喜，常在他兄妹前说：“我家有此才女才子，不知后来娶媳、择婿如何？”公子道：“母亲大人，婚姻之事，皆由天定。”夫人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但你妹子年已长，成为娘的日夜忧愁，放心不下，必选个才貌之人，完他终身，使我为娘的却才放心。儿呀！难道你同学中就无其人

么？”钱林道：“娘亲听禀，学中只有一人，孩儿十分敬重，论才学，孩儿甘拜下风，每逢考期，不是第一，就是第二。论人品，杭州也寻不出第二个来。”夫人闻言忙问道：“此人姓甚，名谁？门第若何？”钱林道：“论门第到也正对，他父亲做过刑部尚书，亡过多年。只有母子二人，姓冯，名旭，字子清。”夫人道：“他母亲可是做过太常寺少卿林灿之妹么？”钱林道：“正是。”夫人道：“门户相对，才貌又佳，为何不上紧央人作伐？以完为娘的心事。”公子道：“孩儿久有此意，只因他近来家业凋零，恐误妹子终身，故尔未敢禀告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儿此言差矣！古人道得好，正是：

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一朝得第自然荣。”

公子道：“母亲吩咐孩儿知道。”那月英小姐在旁，听得母亲、兄长说他婚姻之事，将脸一红，起身回楼去了。耳中只听得说，冯旭是个才子。心中暗想，天下无实者多，倘若冯生名不称实，岂不误我终身大事！必须面试其才，方知真假。欲将此意禀告娘亲，兄长，怎奈我女孩儿家，羞人答答，怎好启齿。正是：

满怀心腹事，难向别人言。

不言小姐闷闷不乐。单言小姐身边有两个丫鬟，一个名叫翠秀，一个名叫落霞。二人生得容貌与小姐仿佛，却也聪明。跟随小姐拈弄纸笔，也知文墨。小姐见他伶俐，到也欢喜，故此待他二人如同姐妹，与众不同。翠秀、落霞见小姐连日闷闷不悦，自言自语，如醉如痴，觉得小姐有些心事。二人上前问道：“小姐为着何事这般光景？”小姐见问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二人那里知我心。”就不言语了。二人道：“婢子自幼蒙夫人、小姐抬举，不以下人看待，小姐有何心事，说与婢子们知道，代小姐分忧。”小姐闻他二人之言，只得将夫人、公子商议之话，告诉一遍：“我

想外边人虚名甚多，故此疑心，欲要面试其才，又不好启齿，是以不乐。”二人道：“小姐宽心，倘夫人、公子再议起小姐婚姻之事，婢子直告，要面试这姓冯的才学，然后再议便了。”小姐听了，方才放心。不觉光阴迅速，过了个月。夫人一日身体不爽，一病半月，慌得公子、小姐日夜不离左右服侍。小姐各庙许愿，又在花园拜斗，保佑母亲安康。过了数月，夫人身体渐渐好了。公子、小姐见夫人好了，用心调理。不觉早又腊尽春回，到了新年景象，刚刚至初九日，乃是玉皇大帝圣诞之辰。月英小姐禀告母亲知道：“孩儿许下各庙香愿，今逢上好日期，孩儿意欲亲身赴庙酬谢，特来告禀母亲。”夫人闻言欢喜道：“我儿，一向累你兄妹二人服侍，既许下香愿，理当亲还。”遂吩咐家人，速备纸马、香烛、牲礼之类。唤了三乘轿子伺候，小姐同两个婢子，各庙烧香。不一时，小姐打扮十分齐整，带了翠秀、落霞二人上轿，往各庙还愿，后面随了许多家人。一行人众，先到了玉皇阁，小姐和两个丫环下轿，家人逐开闲人。小姐慢慢步上楼来，只见香烛贡献已经现成，小姐站立毡单礼拜上帝，转身又拜斗姥天尊，礼拜已毕。家人送上香仪，客师请小姐客堂坐下待茶，摆下果品，小姐坐了一刻，起身上轿，又望城隍山来。不一时，轿至寺内，只见山前游人如蚁，家人赶逐不开。小姐看见红烛点齐，只得将身出了轿子。那些游人，见三乘轿内走出三个美人，一哄拥挤上前争看，人人道好，个个称奇，如同月里嫦娥下降，好似西子重生。后面随着两个丫环，一般娇娆，不知谁家小姐。内中有一个书生，文质彬彬，头戴儒巾，身穿儒服，年纪只好十五六岁，生得貌比潘安，手执一柄金扇，也挤在人丛中争看。看官，你道此人是谁？就是钱林对母亲所说的礼部尚书之子冯旭，字子清。今日也来到城隍山游玩。不想遇见钱月英前来进香，他也不知是钱文山之妹，一见国色，神魂飘荡，痴在一边，两眼不转睛，只望着三人。小姐见人众多，慌忙礼拜神圣，上了轿，吩咐家人将各庙香烛送去，我回家向空礼拜酬谢便了。家人答应，将轿子搭了进来，请小姐上轿，那些游人一哄而至，围在轿前。

事有凑巧，把一个冯旭，紧紧挤在轿前，动也不得动。那小姐正欲上轿，忽见一个少年书生品貌清奇。心中暗忖道：世上也有这般标致男子。又不好十分顾盼，匆匆上轿。家人连忙放下轿帘，轿夫抬起，如飞而去。冯旭又看翠秀、落霞二人上了轿，轿夫赶向前面，一直飞奔下山。冯旭见三个美人去了，他也不顾斯文体面，向后跟定轿子，跑下山来。满身汗透，儒巾歪斜，足下那管高低，转弯抹角，跑得喘息不定。有一个时辰，到了一处后花园门，一直遥望里面去了。只见一个老苍头说道：“那里来的？好好走出去。”四面望望无人，反手将园门关闭。冯旭低低骂道：“这个老狗头，好不知趣！见咱把门关闭去了。”只得走至门首，用手将门轻轻一推，那里推得动。冯旭无奈，绕着墙边走了一会，无法可入。只见对过矮矮门首，有一个老妇人坐在门首，冯旭连忙走过来，叫声：“老婆婆，小生借问一声，对过花园可是李相公家的么？”那婆婆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！”冯旭又道：“可是张相公家的么？”婆子又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！”冯旭道：“却是谁家的呢？”婆子道：“相公请坐，待老身慢慢告诉与你听。”冯旭真个坐下，婆子道：“对过花园乃钱府的，这钱老爷在日，做过两广都堂，如今只有夫人、相公、小姐三人，并无别个。”冯旭暗道，原来就是钱文山的花园。又故意问道：“他家公子与那家结亲？”婆子道：“尚未联姻。”冯旭又道：“他家小姐自然是与过人家的了？”婆子道：“小姐今年方交一十六岁，亦未受聘。”冯旭口中应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心中暗喜道：年交一十六岁，也不为小了。婆子道：“说起这位小姐，婚姻却难，他家夫人要选才貌出众，又要门户相当，夫人方允。”冯旭道：“却是为此，这也该的，但不知他家小姐可知文墨？”那婆子道：“好个可知文墨，通杭州那个不知他是闺中才子，常与他哥哥吟诗作赋，连公子还要让他一筹哩！”冯旭道：“你老人家如何尽知他府中事？”婆子笑道：“相公有所不知，我就是这位小姐的乳娘。我姓赵，因年纪大了，自己要在家里同儿子过活。如今时常还去他家，听我要去就去，要来就来，一切事所以晓得。”二人谈了一会，天气渐

渐晚了。婆子道：“老身要弄饭去了，恐儿子回来要饭吃，未得陪你谈了，你请回罢！”冯旭听了婆子这番言语，心中甚是欢喜，钱小姐竟是个才貌双全的。倘能与我为妻，也不枉为人一世。起身复又走到对过花园门首，看看园门紧闭。又站了一会，想道：天色已晚，我只是痴呆呆的站在这里，就站到明日也无益处。不如且回，明日起早些来，倘有机缘，也未可知。即移步转身才走了十几步，忽听得园门咿呀一响，冯旭即忙回头看时，园门已开，有个老苍头手中拿着把酒壶，走出来，带了园门，竟自去了。原来这个老儿，每晚瞒着夫人出来打酒吃。冯旭见了，忙忙走来，不论好歹，推开园门，竟自进去，仍然将门推上，一直往里就走不题。且言苍头取酒来，推门进来，回身关好，取锁锁了，提酒往自己房里吃去了。单讲冯旭在花园里东张西望，不见一人。他就放大了胆，朝里直走，到了丹桂厅上坐下，定定神想道：我好无礼，怎么黑夜里走到人家花园中来，倘被人看见如何应答？文山兄知道，体面何存？想罢立起身来，我且出去，竟奔园门打点回去。却说月英自进香回来，到夫人前禀道：“今日进香好不热闹，孩儿见人众多，只到玉皇阁、城隍庙山上，余着安僮送香烛前去，孩儿先回来了。”夫人答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就在前面吃过夜饭，又说了些闲话。夫人吩咐：“我儿就此回楼睡罢。”小姐起身，叫翠秀、落霞掌灯。翠秀道：“今晚风大，不好点烛。”取了个灯笼点起，照着小姐回楼不题。且言冯旭来到园门，见门上拴了大闩又锁了，那里还得开来，冯旭惊道：“这事怎好，不想一时就拴锁了园门。愈想愈怕，无法可使。他是个读书君子，又比不得那种可以撬门扭锁的小人，只得又回身步到丹桂厅坐下，等候天明出去。正在自悔之时，忽听一派莺声燕语，嘻笑而来，灯光渐近。冯旭吓得觅处藏身，往来无路，暗道：若被人撞见，如何答话，权在山石背后躲避一回，但不知曾撞着人来捉住，认奸认贼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赠金扇冯旭得意 拜天地翠秀许婚

词曰：

水浴清蟾，叶喧凉吹，巷陌马声初断。闲依露井，笑扑流萤，惹破画罗轻扇。人静夜久凭栏，愁不归眠，立残更箭。叹年华一瞬，人今千里，梦沉书远。空见说、鬓怯琼梳，容销金镜，渐懒趁时匀染。梅风地溽，虹雨苔滋，一架舞红都变。谁信无聊为伊，才减江淹，情伤荀倩。但明河影下，还看稀星数点。

话说冯旭见有人来，慌慌张张走到假山背后躲避，不题。且说小姐和翠秀、落霞三人打从假山石旁经过，冯旭见灯到了面前，抬头观看，只见前面一个小丫环，手提一个灯笼，后随两个美人，心中大喜，便欲走出相会，或者小姐怜我一片真心，面订婚姻，也未可知。主意定了，正欲移步，心中回想，若小女子家叫喊起来，惊动人心，钱兄知道，体面何存。我且躲在假山背后，听他说些甚么言语。正是：

要知心腹事，但听口中言。

且言翠秀提灯在前，叫道：“小姐今日城隍山上好些游人，

内中有个少年书生挤在轿前好个人品，小姐可曾看见么？”那落霞接口道：“好个标致秀才，他那两个眼睛，只望着小姐。”翠秀道：“不知此生才学如何？我家小姐若配得此人，也不枉人生在世。”落霞道：“看他那般品貌，腹中自然不差。”翠秀道：“若果然如此，可算得才貌双全。”二人你一句，我一句称赞。小姐只不言语。此日是正月初九日，残雪未消，那日间花园内，被鸦雀在地打食走得满地脚迹，小姐便叫：“你二人终日拈弄笔墨，因夫人去年病体沉重，我没工夫考你二人，今日见景生情，我有一对在此，你二人可对来。”二人道：“不知小姐所出何对？婢子等必然对不出来。”小姐偶然看见此景，满地鸦脚迹，借此出对随口道：

雪地鸦翻，好似乱洒梨花墨数点。”

翠秀、落霞二人一时对答不出。那在假山后面人听得明白，欲要代他二人对来，——想不出来，事有凑巧，忽听得空中伊呀一声，冯旭抬头一看，见三四十个宾鸿，分为三路，从北向南飞去。他一时间便高声对道：

霞天雁过，犹如醉书红锦字三行。

当下翠秀、落霞二人听见，叫道：“有贼！有贼！”只吓得冯旭战战兢兢不敢作声，转是小姐听得对句确当，声音清亮说道：“你二人不必惊慌，据我看来，并非是贼，你们将灯笼照看，看是何人？”二人答应，心中不得不怕，战兢兢提着灯笼，口中只是吆吆喝喝：“看你若是贼速速跑去罢了，要不是贼快快出来。”冯旭听见心中想道，都是女子，我就出去料然不妨。放大了胆，竟自走出月光之中，摇摇摆摆手中执着一把金扇，一方班古镌的碧玉图章。这玉器乃是他祖父传流之珍，此宝价值千金，他并不知道其价；扣在扇上，忙忙走出来，看见翠秀、落霞，深深一揖

道：“小生拜揖。”二人将灯笼提起一照，不是别人，就是日间在城隍山遇见那个标致书生，又惊又喜，故意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怎么大胆，半夜更深却在我家花园之内，说得明白放你出去，如有一句谎话，登时叫喊起来，惊动家人拿住，当贼送官，严刑拷打，那时就要叫苦哩！”冯旭打一躬道：“二位姐姐请息怒，待小生直告。小生姓冯，名旭，字子清。杭州那个不知是个才子。”二人道：“住了！你既是个才子，可认得我家大相公么？”冯旭见问笑嘻嘻道：“怎么不认的，你家大相公钱兄与小生朝夕会文，又是同案好友。”二人道：“既是与我家相公相好，因何躲在我家花园内，且是黑夜之间，却是为何？”冯旭道：“有个原故，今在城隍山游玩遇见你家小姐进香，小生不知是那家小姐，故尔跟寻到此，细访方知是钱兄令妹，看见园门开着，因此走进游玩，不想园门下锁不得出去，只得躲在山子石边，坐守天明，好出花园。不意小姐出对子与二位姐姐对，小生斗胆对了一句，惊动小姐同二位姐姐，此系真言，不敢说谎，望二位姐姐恕罪，转达小姐恕小生不知之罪。”那钱月英见冯旭出来，连忙回避在丹桂厅上，一句句都听得明白，方知就是哥哥与母亲所说之人。今日间见其容貌，方才又听见对句，确是个才貌双全，早已打动少年爱嫦娥的心事，便在厅上叫道：“翠秀、落霞快来！”二人忙至厅上小姐面前，把冯旭的话告诉一遍。小姐道：“既是相公的好友，可快跟我进去取钥匙前来开了园门，送他出去。”二人答应晓得，翠秀向落霞道：“妹妹，你随小姐回楼，取了锁匙快来，我在此等候。”落霞应允，随着小姐到了楼中，来取锁匙，原来园门锁匙小姐经管，每日放在后楼。这且不表。再言冯旭见四下无人，走至翠秀身边，忙忙又一躬道：“姐姐，小生拜揖。”翠秀欠身还了个万福道：“相公方才见过礼了，为何又作揖？”冯旭道：“礼下于人必有所求，请问姐姐芳名。”翠秀道：“妾身父母姓赵，名唤翠秀，前跟小姐回楼去的名唤落霞，他的父母姓孙，小姐芳名月英，你可知道么？”冯旭连声道：“小生谨记，但小生今日到此原为婚姻，不能当面一言以定终身，岂不辜负小生一片真心，还

求姐姐设法引小姐面前一见，以表小生诚恳，不知姐姐可用情否？”翠秀道：“我家夫人好不严谨，小姐乃闺阁千金，怎能轻易得见外，又是黑夜，岂不令人谈笑，劝相公将此念头息了罢！至婚姻大事，必须央媒说合，那时明媒正娶，才是君子。”冯旭听了翠秀之言，道：“姐姐说得有理，不知小生与小姐缘分何如？仗姐姐大力周全，小生无物相谢，有柄粗扇聊表进见寸心。”说毕将手中金扇递与翠秀。翠秀道：“妾身并无寸进之功，怎好收相公之谢。”冯旭道：“姐姐不收是不肯代小生出力了。”翠秀道：“我若不收使相公疑心，只得权且收下。”伸手接了，藏在身边，便道：“冯相公我先报个喜信与你，我家相公前日与夫人面议，要将小姐与你，你今回去，作速央媒求亲，夫人公子必允。”冯旭听了此言，不觉手舞足蹈，喜出望外道：“倘若如此三生有幸，不知姐姐可伴小姐同来否？”翠秀笑道：“我们两个服侍小姐寸步不离，怎么不随同来。”冯旭闻言满心欢喜道：“叫小生一时消受得起三位美人，正是：

知情语是针和线，就此引出是非来。”

冯旭与翠秀说了一会，不见落霞到来，月色渐亮，自古道：

灯前观美女，月下看佳人。

越看越爱，那里按捺得住心猿意马，走到身边双手抱住。翠秀作色道：“妾认君子是个诚实之人，原来是一个狂徒，既读孔圣之书，难道就不知些礼法么？我虽然是个婢子，不是下流苟合之奴。高声叫狂生还不放手。”一夕话说得冯旭哑口无言，将手一松叫道：“姐姐言之有理，小生一时痴呆，万望姐姐恕罪。小生还有一言奉告，前蒙姐姐垂爱，见许终身，趁此月光之下，对天盟誓，以表真心，不知姐姐肯否？”翠秀道：“你今速速回去央人说合，对甚么天，盟甚么誓！”冯旭见他口软，将翠秀身子一

把扯住，就半推半就二人双双跪下，同拜天地，冯旭盟誓道：“我若负了赵氏姐姐，前程不利。”翠秀道：“愿相公转祸呈祥，妾若负了相公。叫妾身不逢好死。”正是：

在天愿为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

二人誓毕，立起身来，冯旭恭恭敬敬站着不动。只见落霞取了锁匙来到。叫声姐姐快送冯相公出去。冯旭无奈只得同着二人到了园门，开了锁，下了闩，开了门，冯旭走出转身朝着二人，作了一揖，“小姐姻事，还要仗二位姐姐大力扶持。”二人也不回言，咕咚一声将园门紧紧关上。这正是：

东边出日西边雨，莫道无情却有情。

不言翠秀、落霞二人上楼。且言冯旭痴呆站了一会，不见动静，方才移步，趁着月光回来。心中暗想，明日央人说媒，不知央那一个与钱兄说合。一头打算，一头走，左思右想抬头一看，已过自家门首，只得走回数步，用手扣门。里面老苍头答应，连忙开门，看见冯旭道：“相公你到哪里去的，太太着老奴各处找寻，张相公家、李相公家，无一处不找到，老太太好不着急。相公你那里去的，此刻才回来。”冯旭道：“太太为何着急，着你寻找？”苍头道：“今日舅老爷到了。”冯旭道：“舅老爷在那里？”苍头道：“现在后堂同太太用晚饭。”冯旭听了，直奔后堂而来，见他母亲与舅舅吃饭。

不知他舅舅姓甚名谁，来此何干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游西湖林璋遇故 卖宝剑马云逢凶

词曰：

别馆寒砧，孤城画阁。一片秋声人寥廓，东飞燕子海边归，南来鹤向沙头落。楚台风、病楼月、宛如昨。无奈被些名利耽搁，可惜风流总闲却，当礼漫留华表语，而今误我，秦楼约、梦醒时，酒阑后、思量着。

话说冯旭来到后堂，看见母舅深深见礼。看官，你道他舅舅姓甚，名谁？姓林，名璋，字正国，乃是一个举人，住在金华府，进京会试，顺便前来看看妹子。林璋看见外甥生成美貌，好不欢喜。太太向前问道：“我儿今日往何处去的，你舅舅来时我叫苍头四去找寻，你不在，为何此刻方归？”冯旭道：“孩儿今日遇见几个同学朋友，拉去游湖回来晚了。”当时就在横头坐下，陪舅舅吃酒，酒席之上林璋问他才学，冯旭对答如流。林璋满口称赞，回太太道：“外甥将来必夺元魁，也不枉忠臣之后。”太太道：“我儿方才说是游湖去的，罢了你舅舅到来，也同舅舅观景观致。”冯旭答应了，彼时又说些闲话，不觉漏下三更，各自安寝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，冯旭忙叫苍头去叫船，到五柳园定席，又请钱林来陪舅舅。不一时钱林到来，冯旭连忙迎接，邀至书房与林璋见礼，

分宾坐下。林璋问冯旭道：“此位长兄尊姓大名？”冯旭道：“此位姓钱，名林，字文山，是甥男同案好友，今特请来陪舅舅的。”林璋听说钱林，拱拱手道：“久仰久仰！”钱林口称：“年伯、小侄与冯兄同案，请问年伯合甫？”林璋道：“贱字正国。”叙毕起身，一路出门慢慢步出涌金门外，到了湖上，苍头预先在船看见，迎请登舟，艄子开船，游赏一会，端的好个所在。只见来的来，去的去，游人不绝，笙歌聒耳。正是：

十里西湖跨六桥，一株柳树一株桃。

林璋满口称赞道：“话不虚传，果然好景致。”旁午到了五柳园。这些船俱各泊下，那些游人弃舟登岸，都到园中吃酒吃饭。此馆乃是杭州第一名园，一切各样酒席肴馔俱全，器皿精洁，园中花草十分茂盛，真是八节长春之景，四时不卸之花。城中乡宦游人，皆是头一天定席，园门前有五颗大柳，借以为名。凡来游玩俱在此定席，来来往往，十分热闹。苍头向冯旭道：“我们的席定在梅亭上面。”三人步上亭来，林璋举目观看，四面粉墙，俱是名公题咏诗赋。细细看去，竟有做的好的，也有胡言的，梅亭上面，只有四张桌子，先有一席有客坐了。苍头道：“这一桌是我们定的。”林璋、钱林、冯旭三人坐下，还有二席是别家定的，客尚未至。酒保忙来抹桌，献上茶来，摆下小菜。然后送上酒来，三人传杯弄盏，酒保慢慢上菜，忽然亭外有一英雄头戴服巾，身穿元缎箭衣，腰中束一条鸾带，足登粉底皂靴，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年纪不过二十以上，走来到处寻桌子。林璋看见，走将上来叫道：“汤相公请坐。”那人一听此言，忙道：“原来是老伯在此。”抢行一步，上亭来施礼，又同钱林、冯旭施礼，林璋就请他坐。各各通名道姓。原来此位汤彪，本是金华府人氏，他父亲名英，现任金陵总制，在父亲任上过了年，回去拜他母亲的节，打从杭州经过。今日也来游玩，遇见林璋是同乡之人，林璋问道：“公子为何在此？有失远迎。”汤彪道：“因在家

父任上过了新年，如今回家拜节，偶尔顺便游赏到此，请问老伯为何在此？”林璋道：“试期将近，由此赴都会试，舍甥邀我一游。”话毕四人饮酒甚乐。正是：

万事不如杯在手，一年几见月当头。

按下四人饮酒不题。再说五柳园外有一英雄，身高丈二，膀阔三挺，头带一顶顺风倒瓦楞帽，身穿一件白布箭衣。说起这件箭衣，身穿到穿得又串，兜米兜不得半升，腰束牛皮槌带，足登鼓子皮靴，面如海兽，项下一部胡须，犹如钢针一般。此人乃江西南安府人氏，姓马名云，有个绰号，叫做火弹子。他有张弓，百发百中，打在人身上就着了，故有此名。昔日一人一骑，曾在紫金山为寇，劫了皇上八十三万帑银。那些官兵，那里是他的对手，一枝枪挑得纷纷落马，人人奔命，个个逃生。今日落魄缺了路费，手执一把宝剑，路过杭州到湖上卖剑，口中叫一声卖剑，这一声犹如轰雷一般，那些看的人见他这般异样，都来争看。只见那边来了两个人，前面一位公子，不上十七八岁，头带一顶片玉巾，身穿一件银红洒花直摆，足登朱履，手拿着名公诗扇，一步步摇奔五柳园来。后面一人头戴鸭嘴方巾，身穿元缎直摆，足登方头靴子，手拿一柄方头扇子，后跟十来个家丁，齐进园门。那〔些人〕看见许多人围着，不知做甚的事的，他也来看，早见一个异样汉子，手捧一把宝剑，上插着草标。公子知道是卖剑的，走至马云面前伸手接过宝剑，抽出鞘来略略照了一眼，只见宝光射目。那公子到也识货，随将剑入鞘，问道：“汉子你这宝剑是卖的么？”马云道：“是卖的。”公子随将宝剑递与家丁，也不问他价钱，竟摇摇摆摆走进园去了。那梅亭上一席，就是这个公子所定，家丁看主人到了，连忙迎接。钱林、冯旭看见叫道：“兄长就此间坐罢。”那公子连忙拱手道：“兄长俱在此，失敬了。”连忙见礼。冯旭就请他坐下，那戴鸭嘴巾的也笑嘻嘻作了揖，就在横头坐下来，各各通名道姓。看官，你道这位公子是

谁。此人乃是当朝武英殿大学士花荣玉之子花文芳，与冯旭、钱林同案，倚着父势无所不为，专放私债，滚剥小民，霸夺人家田地，强占人家妻女。外面的人，闻名丧胆，见影亡魂。那戴鸭嘴巾的是花文芳一个蔑片，姓魏，名临川，有个绰号叫做魏大刀，难道他会舞大刀不成，不是这个讲究，因他一笔会写刁词，包写包告，百发百中，故人将他一管笔，比刀还狠些，故叫做魏大刀。

林璋听说花荣玉之子，心中好不烦恼，原来是他对头的儿子，想我兄长被这奸贼害了性命，此仇不共戴天。今日反与仇人之子共席，欲要起身先回，怎奈又有汤彪在席，只得勉强坐了。花文芳那里晓得这般曲折，见是冯旭舅舅，又是进京会试举人，口内老伯长，老伯短，殷勤奉酒。怎当得魏临川那张蔑片嘴儿，见花文芳如此敬酒，他就分外奉承。六人在此饮酒。林璋此际无奈，又不好起身回船，只得眼观花文芳出言吐语，不像个读书之人，尽是一派胡言云月之话，说了一会，并没半句正经话。林璋暗想：不知那个瞎眼宗师竟将这个畜生进了学。原来当日花文芳进学有个原故，那个宗师出京，花太师亲自嘱咐道：“若到杭州务将小犬进个学的案首。”宗师屈不过花太师情面，只得答应。到了杭州考毕，将花文芳卷子一看，可发一笑，却都是些狗屁胡语，欲待不进，怎好回京见花太师之面，无奈只得取了冯旭的案首，钱林第二，勉强取花文芳第三名。

不表他们在梅亭饮酒，单说马云在园外等了半日，不见那位公子出来，心中好不焦躁道：“宝剑尚未说价，怎么不见出来？哄咱等了许久，腹中又饥饿。”花文芳一个家丁刚刚走来听见马云口中言语，那个家丁口中叫道：“俺公子与众位老爷饮酒，你的宝剑，俺公子要了你的，今日回去，明日到相府领赏便了。”那马云听了这般言语，那里按耐得住，“甚么公子，这等放肆，敢拿咱的宝剑。”家丁道：“汉子你站稳了，听我说明，恐怕吓倒了你。我家太师爷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当朝宰相，你知道吗？”马云听了那人言语，一把无名火高有三千丈，大骂道：“快